

民族史论丛(二)

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

汪 宁 生



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

一九八〇年五月

097
66
7726



越人是古代我国南方一个大的族群。在这一名称之下，包括着具有共同语言 and 文化的许多部落，史称百越。

百越部落的分佈是十分广泛的。从东南沿海，直到云贵高原，都有他们的活动。福建地区的东越、闽越，广东的南越，广西的西瓯（瓯越），由于史料较多，研究比较充分；而人们对于云贵高原的越人，由于记载零散，研究不够，至今还缺乏正确的了解。几乎所有通史著作，谈到百越的历史活动时，都把云贵高原上的越人摒除在外。有些论述民族历史的著作，又不恰当地把不是百越系统的民族划为越人的后裔。看来，关于云贵高原上的越人，尚有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。

本文将散见于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略加汇集，并参考近年来的考古发现，试对古代云贵高原上越人的来源、分佈及其演变，作初步的阐述，求教于研究百越史的同志们。

一、越人定居在云贵高原上已有悠久的历史

百越部落从何时起即定居在云贵高原之上？是不是象国外某些著作所说那样，是公元前 333 年越国为楚灭后，越人才被迫南迁的①？

我们认为，云贵高原上越人和我国整个南方地区的越人一样，都是当地古老的居民。旧石器时代难以追溯，暂置不论。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起，云贵高原上已有百越部落或其先民的活动。

在越人集中居住的东南沿海和两广地区留下的新石器文化，一般应是越人或其先民的文化遗存。这些文化中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是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②，近年来这两种器物在云南、贵州地区不断有所发现，例如：

1955 年普宁石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肩石斧一件

③；1956年同一地区战国西汉时期墓葬中又发现同样石斧一件④。这里有肩石斧特点是肩部不太明显而又有较，故有称为有段石斧者。本文仍按旧称，而将肩部明显者称为“典型有肩石斧”以示区别。

1958年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肩石斧一件⑤。

1960年鲁甸马厂采集有段石斧一件⑥。

1960年安宁王家滩采集有肩石斧一件。

1961年江川头咀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段石斧二件、典型有肩石斧一件。

1965年祥云清华洞出土有段石斧一件⑦。

1954年在贵州的盘县、毕节、威宁、水城等地也先后出土有段石斧及有肩石斧⑧。

考虑到文化上的共同性；考虑到后世文献有关于越人的明确记载；再考虑到云贵高原仍有一部份民族（即壮侗语各族）语言上与古越人有关；因此，可以认为，这些有肩石斧和有段石斧不是偶然传入的，应是越人很早就分佈到云贵高原的反映。远在新石器时代，即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，今云贵高原上已有越人的分佈。

到了公元前一千年以后，云贵高原上兴起了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发达的青铜文化（石寨山文化）。这一文化与两广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青铜器又有不少共同之处。⑨ 例如：

云南晋宁⑩、江川⑪出土有一种靴形斧（或靴形钺），在广西的平乐⑫、恭城⑬，广东的德庆⑭均有发现。

晋宁⑮、江川⑯、苍雄⑰等地有一种刃呈半圆形的钺（或称“月口斧”），在广西恭城⑱、田东⑲、广东清远⑳也有发现。浙江省博物馆中陈列这样的钺多件，其中鄞县发现的一件，上有船及羽人花纹，与云南青铜器风格尤为一致。

江川②①、楚雄②②还发现一种有肩铜斧，与有肩石斧形制全同。在广西平乐②③、广东清远②④、四会②⑤，也有这类器物出土。

上述几种器物，除靴形斧来源应另作研究外，其他这些斧钺类武器均应由有肩石斧演变发展而来。与内地相比，南方钺类工具比较发达，种类繁多。过去有人认为，越人即因善于用钺而得名，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云南青铜文化（石寨山文化）创造者，应是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的“椎髻”民族，从族系上说应属百濮②⑥而不属百越系统。但上述几种斧钺类器物，反映出当地越人一定的文化影响。两广地区青铜器，内地影响较深，具有地方色彩的器物不多，可能代表已在开始汉化的越人。惟最近福建南安出土一批青铜器特点较多②⑦，应另作研究。

二、汉晋时期越人在云贵高原上的分佈
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叙述西汉初年云贵高原上民族分佈的情况，分别为“椎髻”和“辫髮”两大类，未曾言及“断发文身”的越人。然司马迁只是就其主要者言之，不等于云贵高原上这时没有越人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云：

“南中在昔夷越之地，滇、邛、笮、夜郎、叶榆、桐师、僬唐侯王国以十数。”

同书《蜀志》云：

“（蜀）其地东接于巴，南接于越。”
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云：

“跨有荆益，保其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和夷越。”

这些记载表明，蜀地之南，即所谓南中地区，自古就是夷越之地。越即指百越部落，夷又有南夷、西夷之分，夜郎、滇等属于南夷，昆明、僬（僬唐）等属于西夷，前者属于百濮系统，后者属于氏

羌系统。要之，云贵高原上越人是和属于其他系统许多民族交错杂居的，故称“夷越之地”。这和东南沿海及两广地区越人集中居住的情况，是有所不同的。

汉晋时期云贵高原上越人究竟分佈在哪些地区呢？我们若就有关记载略加勾勒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越人主要分佈在下列三个地区：

（一）永昌郡和永昌徼外地区

这一地区大体相当于今云南保山地区德宏州、临沧地区及西双版纳州某些地区，甚至包括国外一些地区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云：

“（昆明）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乘象国，名曰‘滇越’；

而蜀贾数出物者或至焉。”^{②8}

此外之滇越与滇池地区之滇国无关。他们分佈在昆明之西“千余里”，包括滇西广大地区。而其中心或在腾冲，今腾冲古代即名腾越^{②9}。这里地处川滇缅印通道，故时有蜀贾到达，其所以称为“滇越”者，则应如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所云：

“滇越、越巂，则通号越，细分而有僰、滇等名也。”

地方得名既与越这一族群名称（“通号”）有关，故这里应有百越部落分佈。

从东汉时起这一地区建立永昌郡，文献记载更明确提出该地有越人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云：

“永昌……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四千六百里，有穿胸僰耳种、閩濮、越^{③0}、鸠獠，其渠帅皆称王。”

同传又云：

“（永昌）去洛六千九百里，宁州之极西南也。有閩濮、鸠獠、僰、越、獧濮、身毒之民。”

由上可见永昌辖地极广，其居民成份极为复杂，不仅有越，还有

百牀（閩牀、牀牀）、有條（鳩獐），还有今缅甸族先民（僂人）和印度人（“身毒之民”），后两者当是为经营贸易侨居中国者。此一地区从西汉以前起，即为中国通过缅甸、印度前往西方进行贸易必经之处，张骞在大夏见中国蜀布、犛杖即由此输出者^⑤。

此一地区的越人，和其他地区越人一样，多居水左右，即分佈在河谷之地。此亦有史可证。《水经注》卷36《若水》云：“永昌郡有兰沧水，……兰沧水出金沙，越人收以为黄金^⑥……”

可见越人住在澜沧江沿岸，故有条件洗取金沙，冶炼黄金。澜沧江两岸至今仍为越人后裔佤族所居之地。“澜沧”两字即源于佤语 Nam-Hwan，意为“大水”。

东汉时期，永昌缴外又有一种称为“掸”者见诸史籍，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（《安帝纪》略同）云：

“（永元）九年，（永昌）缴外蛮夷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，奉国珍宝，和帝赐金印、紫绶，小君长皆加印绶、钱帛。”同传又云（《陈禅传》略同）：

“永宁元年，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，能吐火自支解，易牛马头。又善跳丸，数乃至千。自言我谿西人。谿西即大秦也。掸国西南通大秦。”

袁宏《后汉记》卷15云：

“安帝元初中，日南塞外擅国献乐及幻人，能变化吐火，自支解，又善跳丸，能跳十丸。自交州外塞擅国诸蛮夷相通也。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。”

《后汉书·顺帝记》云：

“永建六年……十二月，日南缴外叶调国掸国，遣使贡献。此处之“掸”或“擅”属于百越系统，即今佤族先民，人所共知。惟过去习惯上只把他们足为今缅甸掸邦佤族的先民，不甚准确。

他们分布范围甚广。如上所述，这种人曾以来自大秦之杂技和魔术节目到洛阳表演，1964年我们在云南沧源县发现崖画上，有“跳丸”、“叠立”、“顶竿”等图形^③，与上述记载完全可以相印证，可见今临沧、西双版纳部分地区也是僇人分布范围。又史称他们是“日南徼外”，曾从交州入贡，反映出缅甸掸邦、泰国北部、直到老挝、越南，也有这种人的分布。这块地区当时和今天一样是连成一片的，所谓“自交州外塞控国诸蛮夷相通也”。

(二) 越僇郡部份地区

此一地区大概包括四川西昌地区及云南北部西部，即金沙江中段及其支流地区。
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云：

“南越破后，及汉诛且兰、邛君，……皆震恐，请臣置吏，乃以邛都为越僇郡”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

“越僇郡，武帝元鼎六年开”。

越僇郡为何得名？疑与当地有越人又有僇人有关，按僇后又称爨，属于氏羌系统，与越人是两种来源不同之民族。当时这一地区两者都有分布，故并称之，此与“夷越之地”之意相同。

此一地区之有越人，还有他证。传世有一汉印，文曰：

“越归义蜻蛉长”^④

按蜻蛉相当今云南大姚、姚安地，是汉代县名，正属越僇郡管辖。据此可知，当时越僇郡内确有越人之分布。今日仍在华坪、大姚、永仁、禄劝等地金沙江边居住的佤族，应为古代越僇郡内越人之孑遗。

(三) 牂柯郡部份地区

这一地区大体相当今贵州乌江以南地区、云南红河州、文山州和曲靖地区一部份，广西百色地区一部分。

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及《西南夷传》，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平旦兰，夜郎传降，即置牂柯郡，然此乃初置郡的情况，其后又曾扩大。《汉书·昭帝纪》云：

“（元凤）五年秋，罷象郡，分屬鬱林、牂柯”。

可见西汉牂柯郡十七县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后来由象郡併来的。

又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：

“沅水出象郡鐔成西入，东注江”。

按鐔成属武陵郡，紧接牂柯，即今黔东南地区，沅水正由此发源，可见这一地区亦是象郡故地。

按象郡具体范围还有争论^⑤，然北境必包括贵州之一部分则无疑问。象郡自古为百越集中之地，此从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所云：

“秦时已并天下，略定扬越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谪徙民，与越杂处十三年”。

可以推知，故牂柯郡中属于象郡故地诸县，应为越人分佈地区。《太平御览》卷771引《异物志》云：

“有一山，在海内，小而高，似系船杙，俗之谓之越王牂柯”。牂柯为系船之本桩，牂柯郡因此得名^⑥。他处居民见形似船杙之小山，称为牂柯，其上又冠“越王”两字，亦反映牂柯境内必多越人。

西汉牂柯郡十七县中那些县属于象郡故地，有越人分佈呢？据贵州前辈学者考证，除黔（遵义地区）、平夷（毕节大方地区）外，其他各县概为象郡故地。乌江以南尽是越人所居^⑦。这种意见基本上是对的。需要补充的是牂柯地跨今贵州、云南及广西广大地区，居民成份也是很复杂的，有越人，也有濮僚系统居民。如夜郎县（今安顺地区）本身就是濮人之地^⑧，同並县（后改伶丘，在今云南路南）“主僚”，谈藁县（今云南富源、罗平）“有

淋僚”^⑤。由此可见，牂柯郡属于象郡故地诸县，特别是蜀汉以后划为兴古郡及临宁郡诸县（相当云南红河、文山、曲靖地区及广西百色地区），是越人和其他民族杂居区。

总之，云贵高原上越人，据汉晋时较可靠记载来看，他们主要散佈在上述三大地区，即在这三个地区之内也还有其他民族分佈。当时云贵高原上就和今天一样，是一种很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。

在这三个地区外当然可能还有越人，但是畝另很少。例如，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图象中有各种民族形象，只有少畝可能属于百越系统。我们推测，是作为纳贡者或奴隶来到滇池的^⑥。百越系统部落自古不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。

三、汉晋以后云贵高原上的百越部落

汉晋以后，云贵高原上越人不再见于记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份人完全迁徙或消失；他们又以其他族称出现。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名称的。只要掌握其分佈地区及文化特征，仍能看出他们演变发展的脉络。

原来永昌地区的百越系统居民，到了唐代被称为“黑齿”、“金齿”、“银齿”、“獠脚”、“獠面”、“茫蛮”等。《蛮书》卷四云：

“黑齿蛮、金齿蛮、银齿蛮、獠脚蛮、獠面蛮，并在永昌、开南、杂类种也。黑齿以漆漆其齿，金齿蛮以金缕片裹其齿，银齿以银。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，寢食则去之。当顶为一髻，以青布为通身袴，又斜披青布条。獠脚蛮则于踝上腓下，周匝刻其肤为文采，衣以绯布，以青色为饰。獠面蛮初生后出月，以针刺面。上以青黛塗之，如獠状。”

同书卷四又云：

“茫蛮部落，并是开南杂种也。茫是其君之号，蛮呼茫诏。楼居，无城郭，或漆齿，皆衣青布袴。藤蔑缠腰，红缙布缠髻，出其尔后，为饰。妇人板五色娑罗笪”。④

按病面、病脚则纹身之俗，这种习俗原是越人重要文化特征⑤。至今越人后裔之佤族犹盛行纹身。金银银齿之俗亦流行滇西佤族之中。至于黑齿，疑长期嚼食槟榔所致。“通身袴”即是桶裙，至今仍是佤族妇女服装。“娑罗笪”即“沙龙”，是类似桶裙一种服装。

史称这些部落分佈在永昌和开南，两者皆南诏节度名，前者包括今保山、德宏及缅甸掸邦地区，后者包括西双版纳、临沧地区、思茅地区乃至泰国北部。大抵相当上述汉晋时永昌郡及永昌徼外地区。从习俗上言之，两者略有差别，茫蛮较原始且仅开南有之，而“金齿”等分佈较广。疑“金齿”等为今旱佤族之先民，而茫蛮为西双版纳等地水佤族之先民。

元明以后，金齿等又名“金齿百夷”，或“百夷”（“僂夷”、“白夷”、“百夷”），上起澜沧江上游之云龙，上至车里，都有他们的分佈。有关记载很多⑥，发展为今日佤族的线索更为清楚，不赘述。

原来的越属郡地区的越人唐宋时直接记载较少。但明代以后，他们亦以“百夷”、“摆夷”、“僂夷”之名出现。在金沙江流域永胜⑦、大姚⑧、姚安⑨、元谋⑩、武定⑪、禄劝⑫等地，都有分佈。显然，他们就是过去越属郡越人之后裔，而为今日金沙江沿岸残存少数佤族之先民。过去说这些人是元明而后由边疆迁来，是不了解越属郡内自古就有百越居民。

原采旌柯郡地区的越人，唐宋时有一部分称为“白衣”。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云：

“大中时，李琢为安南经略使，苛墨自私，以斗盐易一牛。夷人不堪，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，号‘白衣没命军’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云：“邕州南江之外，罗殿，自杞以国名，

罗孔、特磨、白衣、九道等以道名”

又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二云：

“安南……西有陆路通白衣蛮”。

又赵汝适《诸蕃志》交趾国条：“交趾……西通白衣蛮”。

“白衣”即“百夷”的同音异写。综合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他们应散布在广西百色地区（所谓“邕州南江以外”）、云南文山、红河地区（所谓在交趾安南之西），即相当上述汉牂柯郡后来划为兴古郡及边宁郡那一部分。他们应是后来云南临安府、元江州、广西州、广南府境内“百夷”（摆夷）的直系祖先。近代迤水、石屏、开远、蒙自、峨山、广南、泸西、弥勒、新平等地仍有他们的后裔——佤族。

至于原牂柯郡地区大部分越人，他们的后裔种类繁多。在贵州境内，贵州地区地方志书把当地民族划为“百粤族”的有各种“仲家”（黑仲家，“菠萝仲家”、“卡尤仲家”、“白仲家”），有侗家苗，“洞苗”，有“水家苗”，有“僮家”、“僮苗”，有“侬家”，有“徭人”^④。其中除徭人划属越人不妥外，其他各种人确是百越系统。在云南境内者，则有佤人、沙人、仲家、土僚等等^⑤。

以上这些民族中，“仲家”是佤族，“水家”是水族，“侗家苗”、“洞苗”是侗族；“僮苗”、“侬人”、“侬家”、“土僚”、“沙人”都是壮族。这几种民族和佤族由于有共同的来源，故今天在语言上还是属于同一种类的，即同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。他们都是古代云贵高原上越人的后裔。需要区别的是佤族和侗族民族来源比较单纯，他们应是越人的直系后裔；而僮族、侬族、侗族和水族即属于壮语支和侗水语支各族，来源比较复杂，他们之中不仅有越人成份，也融合有较多的百越系统民族（例如僚人）的成份。在云贵高原上越人居住地区内差不多都有侬僚系统民族杂居，他们和百越从来源上看是分属两个系统，但由于都是西南地区古老民族，长期共处，经过不断融合分化，形成今天若干种民族。

但无论如何，要寻找云贵高原上百越系统民族的后裔，主要还应从今天壮、侗语各族求之。这方面发展线索是很清楚的，已为研究民族史大多数同志所承认。过去有人把苗族也划为百越系统^⑤，甚或把彝族也认为是百越人的后裔^⑥，这些意见似乎不值得给予过多的重视。

结 语

总结上述，我们的看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一、越人是云贵高原上的古老居民之一，并非后世由他地迁来。

二、越人在云贵高原上分布有一定范围。据汉晋时期可靠记载，他们大概分布下列三块地区：①今云南西部和西南部。

②今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沿岸。③今贵州乌江以南、云南文山、红河、曲靖地区的一部分及广西百色地区。

三、即在上述地区，他们也不是集中居住的，而是和其他族群交错杂居。云贵高原的越人，和其他地区的越人一样，一般居住在河谷地区或平坝地区。

四、云贵高原上越人的后裔是今天在语言上属于壮侗语族的各族（壮、侗、布依、仡、水）。这些民族至今仍分布在文献记载云贵高原百越人所分布的地区。

注释:

①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云：楚灭越“而越以此散，诸族于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江南海上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（越）为楚所灭，子孙分散，臣服于楚”。这就是越人不断南迁论者的依据之一。然这些记载所说的不过是越国统治者的后裔流亡他处另立政权之事，不容曲解为全部越人南迁，更不容曲解为原来“江南海上”没有越人。

②参见林惠祥：《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：有段石磬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8年3期。

③云南省博物馆：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6年1期。

④⑩⑮云南省博物馆：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59年。

⑤黄毅岳等：《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》，《考古》1959年4期。

⑥云南文物工作队：《云南昭通马厂和闹心场遗址调查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2年10期。

⑦以上三处发现，并见聂季芳：《云南发现的有段石磬》，《考古》1978年1期。

⑧《贵州地区发现的几件石器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5年9期。《宿郎政地上的探索——贵州文物考古三十年》，载《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9年。

⑨详见拙作《试论石寨山文化》，载《中国考古学会论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（在印刷中）。

⑪⑫⑭云南省博物馆：《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5年2期。

⑫⑬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平乐银山岭战国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2期。

⑭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：《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》，《考古》1973年1期。

⑯除恒彬、杨少祥等：《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》，《文物》1973年9期。

⑰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：《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3年10期。

⑲广西壮族自冶区博物馆：《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》，《考古》1979年6期。

⑳㉑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3期。

㉒广东省博物馆：《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》，《考古》1975年1期。

㉓㉔阮祥杜作《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录所见百代民族考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9年4期。

㉕庄锦清、林华东：《福建南安大堡出土青铜器》，《考古》1977年3期。

㉖《汉书·张骞传》略同。惟“出物者”作“回出物者”。“回出物者”可解释为不时出外贸易者。

㉗如《玉谿编事》云：“南诏……牒信诗曰：‘避风善阐台，极目见滕越，悲哉古与今，依然烟与月。’可见南诏时已有滕越之名。直至清代，今腾冲地区仍称腾越。”

㉘“闽泮越”三字系文作“闽越泮”，依石文改。又《南中志》屡见闽泮之名，如“闽泮之乡”，“元康末……闽泮反”。故知“闽泮”应连读，是当时永昌主要民族之一。

㉙参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，《太史公列传》。

③②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有“山高四千里，越之得兰沧水，有金沙”语。查《水经注》各种版本，均作“越人”，无作“越之者”。（见赵一清《合校水经注》、杨希閔《水经注汇校》）。故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中^能会贞云：“《华阳国志》‘越人’作‘越之’，指上山言。”两者并通，应各有所据。

③③《云南沧源崖画》，《文物》1966年2期。

③④见《缪篆分韵补遗》第一，又闻西安汉城遗址亦有出土。见陈直《汉书新证》210页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③⑤参见H·马伯乐：《象郡的首邑》，《法国远东学院集刊》第16卷，1916年。L·鄂卢梭：《秦代初平南越考》（冯承钧译），商务，1934年。

③⑥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：庄蹻沂沅水出且兰，以伐夜郎，植样柯系船。因名且兰为样柯国”。

③⑦《新修贵州通志·輿地志》引莫与俦：《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》及《遵义府志》。

③⑧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：“武帝斩竹王，置样柯郡。……后夷州阻城，咸怨竹王非血气所生，求生后嗣。（吴）霸表其三子列侯死以酹食父祠”。按竹王三郎祠正在夜郎县（见《南中志》样柯郡下），竹王故事或为当时当地民族一种信仰，不足深诘，然从中可见夜郎地区有“夷州”居住。

③⑨以上并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。

④⑩这几段文字各本《蛮书》颇多异文，本文据向达校注本。

④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：“（勾践）其先禹之苗裔……断发文身，被草莱而邑焉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越人断发文身，以避蛟龙之害”。同书《严助传》：“越方外之地，剃发文身之民也”。

④⑫⑬参见《云南各族百代史略》（马曜主编）有关部分。云

南人民出版社，1977年。

④⑤见《景泰云南图经》卷五北胜州风俗。

④⑥见《景泰云南图经》卷四姚州风俗。道光《大姚县志》卷七。

④⑤高爾映《问愚录》（乾隆《姚州志》卷一引）。

④⑥天启《滇志》卷30《土司官氏》。康熙《元谋县志》卷二。

④⑦康熙《武定府志》卷一。

④⑧康熙《禄劝州志》卷上“种人”。

④⑨见《新修贵州通志·土民志》。

⑤⑩见徐松石：《粤江流域人民史》，中华，1934年。

⑤⑪见陶维英《越南古代史》（刘统文，子钺译），商务，1976年。

类号	26.612
药号	17726

北门印刷厂承印
华山西路103号

22.6
W
00